

一个人的湘西辞典

彭学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湘西辞典/彭学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919-2

I. ①一… II. ①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1568 号

责任编辑 肖潇雨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23 千字
开 本 68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页 5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919-2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湘西的前世与今生(代序)

词 条：湘西

大湘西含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及邵阳市部分地区,小湘西特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与鄂、渝、黔接壤。湘西自治州辖七县一市,州府设在吉首市,张家界市含两县两区。在境内居住着土家、苗、汉、回等 30 个民族,总人口近 500 万。人杰地灵,民风淳朴。张家界、武陵源、凤凰、猛洞河、坐龙峡、吕洞山等自然景区和里耶秦简、土家族发源地首八峒、千年土司古都老司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等历史古迹名胜举世闻名。

是的,这是一个人的湘西辞典。一部将区别于世界上所有辞典的辞典。关于湘西,关于人文,关于生命,还关亲人、爱情和生活。湘西将在这里定格,又从这里出发,留下美丽或忧伤。

1964 年,当我出生在湘西的一个小山村时,我就注定这辈子属于湘西了。北京给了我户口和工作,却始终给不了我最珍贵的情感。不是男人与女人的那种情感,而是大地与生命的那种情感。北京高耸的楼群大厦,遮蔽了我需要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阳光。北京坚固的钢筋水泥,硬化了我需要的人与人之间的温床和土地。而北京拥挤的每一条街道,堵塞了我需要的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与出口。我生活在北京,却走不进北京。我天天与北京相见,却对北京如此陌生。我只能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每天都在夜深人静时,沿着回家的路,一步一步,回到湘西,回到老家。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在外面多凉多冷,只要回到湘西,湘西就会有一盏温暖的灯在路口等我;只要我走进家门,湘西就会有一盆温暖的炭火在火塘上等我;亲人的笑脸,

朋友的情意,还有那些活蹦乱跳的小狗小猫,都会立刻团拢来,欢天喜地的融化我心中的坚冰。而一路熟悉的景色,也会从纷披的绿色里钻出来,以特有的美丽和表情,列队欢迎。

我是湘西的孩子,湘西才是我的根。

在一代又一代文人的笔下,湘西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山是一尘不染的绿,水是一尘不染的清,人是一尘不染的纯,情是一尘不染的真,而赶秋、边边场、挑葱会、踏花花、找莫比、哭嫁等燃烧着浪漫的爱情节日和放蛊、落洞、赶尸、辰州符等极度神秘的民间文化,更是让湘西笼罩着一种奇异的民族景象。我很庆幸我生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很庆幸我从小就被如此纯洁、浪漫和神秘的民间文化熏陶。年近五十,我的心地还能纯净如一泓清水,照得见影子,所有得力于我的湘西清风吹拂、清水洗涤。我为我的湘西骄傲,也为我的湘西自豪。

现在,我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湘西的点点滴滴都凝结成一部辞典,奉献给湘西,也奉献给读者。我不敢说,这是湘西的百科全书,但我敢说,这是一个离家孩子捧给故乡的心。从我心灵的影壁上,你可以清晰地看见一个空前绝后的湘西。湘西的前世与今生,你都会在这本辞典里看到一个清晰的轮廓,会让你迷恋一世、向往一生。

踏 花 花

词 条：踏花

踏花,是湘西青年男女相互认识、恋爱的户外活动。踏花的日子是每年5月。踏花时,湘西成千上万的男女都集中在一个山坡或几个山头上,采花、对歌、恋爱。

此时,当我们摇摇曳曳地穿行在家事国事中时,日子,举着一树灿烂的花骨朵,从山的那边姗姗而来。那些名叫时间的战士,端一杆春天的枪,把花朵的子弹扫射过来,荒草一片片倒下,枯叶一山山击毙,青山绿水,花站起来。这些日子的花朵,如海底浮出的鸭子,大兵团的,拍翅登陆。相亲相爱的花朵,团结在一个个山沟沟、阳坡坡或界顶顶、岸边边,边走边看,迎风歌舞。湘西的男女,开始踏花。

一双双脚,沾满了梧桐夜雨、池塘蛙声,从宽村窄巷,平仄摇出。村庄、田园、山坡、沟谷,在脚下流动。几千几万的男女,像几千几万只笋子,一下子就从崇山密林冒出,水灵灵的眼睛在花影间闪亮。含苞待放的女子,檀香浮动的女子,一潭秋水的女子,举案齐眉的女子,在这山花丛里穿行起落,踏花追歌。那些标致的、英武阳刚的男子,那些阳刚的、精气勃发的男子,那些勃发的、勇敢强悍的男子,那些强悍的、春情滚动的男子,则都在另一山花丛海里穿行起落,踏花追歌。这些男子、女子,都布满了少数民族的特征。服饰穿着,手足眉眼,全都结满了少数民族银饰叮当的语言,在山野里如火如荼,竞放光芒。他们踏花,他们与花交朋友。他们自学会走路起,就知道花是好东西。那些红红淡淡的花,开在田边地头,快活美丽了他们年少不更事的日子。现在,长大了,自己也成了一朵花灿烂绽放,他们爱花,只是他们不再满足田边地头的一朵两朵,而是奔到这一山花海。一山怒放的花,像他们繁茂的心事,勃勃生长。他们已明白花的意义,他们明白花是生命里青春的

象征，他们与花有着天然的默契。

攀一枝花，闻闻，摸摸，听听花的间关悄语，花语是那样缠绵。

攀两枝花，闻闻，摸摸，感受花的脉血流动，花蕊是那样温馨。

第一朵献给父母双亲，第二朵献给兄弟姐妹，最美最好的一朵献给心上情人。

情人站在花海阑干处，情人大群大群地开在对面。可情人是谁？是那穿土布绣衣的男子么？是那穿蜡染花布衣的女子么？是那脸眉上灯眼儿兴奋得放光的俏角儿么？那些男人，总是天生的主攻手，他们总是敌不过女人的一个飞眼一个媚笑，敌不过女人的摇摇晃悠。他们唱好多好多的情歌给那些女子听，喊好多好多的鄙话给那些女子听，那些歌声与鄙话，跨过花荫的蹄声轮番进攻，打动女人深居简出的心。女人的身上心上，全是男人粗野的语言咬出的道道印痕。女人无从逃遁，也不想逃遁，只能各自颤抖地举出一朵一束花来，朝天一甩。花，在空中开放着，飞翔着，像节日的焰火，灿烂炫目。男人，一队饥寒交迫的狼群，兴奋地张望着，只等落地的瞬间蜂拥上去，踏花！花落下来，无数双男人粗健的脚横空飞射！这些和平相处满是泥香的腿杆子，此刻都是奔马的形象，飞过沟壑，靠近花朵。像一场拼死的足球决赛，剽悍的男人，逐鹿中原。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绊倒了，又绊倒了，花一片片落下，人一片片倒下，吼动的声浪一片片起来。原始的生命，滚动的豪情，每一个男人都看准爱情的大门，突破重重防线的围追堵截，射门！射门！

女人，被这排山倒海的角逐感动了，也蜂拥着上去，踏花。踏，一朵朵花踏成花瓣了。踏，一瓣瓣花踏成花末了。花朵，一地细碎的红唇，在脚下睡满。几千几万的人群，踏啊，涌啊，挤啊，摸啊，拧啊，掐啊，你推我揉，你追我赶。那些男的女的，都会在一堆倒下时，趁势用手抱紧对方的身，用嘴封住对方的唇，然后就记住对方了，期待着抽出身子，去完善爱情。然而，踏花的人流仍然潮水般汹涌，从这山赶往那山，从这岭赶往那岭。一坪坪青草被练倒，一坡坡树叶被练落，偶尔也有一垄垄麦地被练平。花，一个包藏祸心的媒人，引诱湘西的男女恋爱，引诱湘西的男女萌动春情。

潮静了，成千上万条人鱼，都被汹涌的潮水推到河滩上来，摇头摆尾地弹跳蹦跃，晒着太阳。他们不再狂奔乱跑，呼啸大喊，而是三个一群、五个一党地坐在大岩板上或绿草坪里，促膝而谈。在某个的僻静角落，男人慎重地摘下一朵花来，送给女人。无数的乞意与祝福，落英缤纷地穿越掌心，端坐

在情人的花蕊里。跟男人一样从油画里走出来的女人，捧着花朵嗅啦，闻啦，真魂魂没了，随着男人痴迷的眼睛，飘。男人专心致志地把花戴在女人头上，又专心致志地把花一束束地团拢来，扎成一个大大的盘花帽，献给女人。女人说，你真好。可我只对你一个人好。女人说，你真坏。可我只对你一个人坏。女人说，好你个花花公子，拈花惹草，会得病的。为了我最爱的花，我愿意得病。女人说，那把盘花帽给我戴上。男人就乖乖地把盘花帽戴上，一笠绚丽的花，开在女人头顶。

野味很重的乡风，涂满节日的釉彩，贴着地皮刮过来，花红叶绿，满山摇晃。游动的白云，婉转的鸟音，金色的太阳，欢畅的河流。都亲眼目睹了男女们放肆的爱情。他们紧紧拥抱着、相爱着，赤身裸体的生命，在纵横交错、翻云覆雨。那拿惯了锄把子的肉狗狗们，都在爱情的圣地，开天辟地，播种魂灵。那才叫野啦！几天几夜，所有的人都坚守在这山上山下，让爱情生根，让爱情发芽，让爱情结出真实的花果，在人生的在河床放舟引渡。

黄昏靠近时，女人起身走了。她要到山花更多的地方去，她要采好多好多的花来回赠与爱人。于是，她捏捏爱人的鼻子去了。于是，她背着一大捆连枝带叶的花回来了。她坐在爱人身边，她摩挲爱人的身子，她从头至尾地把爱人吻了个干干净净。现在，她爱这男人甚过一切。世俗、权力、钱币，都无从夺走她对这男人的心。一朵一朵地，她把花放在爱人的胸脯上、肚皮上，她要用花把爱人健壮秀美、赤裸野性的身子全部盖住。她像一个独出心裁的伟大画师，完成了她一生最为得意的不朽之作——男人，被花彻底覆盖淹没的男人。那些花，美丽而善良地把男人埋葬。当然，也把女人埋葬。

之后，这些花及其踏花节的人、事，便会夜夜升起在梦里。即便没有结一门金玉良缘，两人也会是最鲜艳最美丽最芬芳的生命花朵，在各自的心里常开不败、温暖一生。花，湘西爱情的战略阵地，培养冲锋陷阵的爱情战士，出产大有气度的爱情诗人。

边 边 场

词 条：边边场

边边场，湘西苗族地区赶的一种集市。一种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特殊方式，浪漫神奇。

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同样是山作屏障，严严遮了这一方水土；同样是河为眼，流一河清澈的秋波。只是因为这公路铁路，因为几百户人家挤吵地坐落在一处，因为政府机关和各个单位，这里成了中心，设了集市，有了这个小小乡镇的繁荣和美丽。

两排齐崭的吊脚楼，一律的黑瓦木板，一律的古朴褐色，长长的沿山脚迤迤而去，靠河临水，又高又大地摆在那里。雨洗后的青色石板，一块一块亲吻着，成一条极好的路，很长很长的从木楼的拥挤中穿去，尺量过一般，特直。叫胡同也好，叫街巷也好，反正就这么几米宽的石板路，及至外边出口处的河坝坪，成了集市，我们叫做“场”。烟草、禽蛋、干鱼、茶叶及山货都沿街巷一溜烟摊着。或用一只口袋敞口装着，或用一张薄膜铺了，摆在地上，或干脆就放在背笼里。田里的鱼、鳝、蛙、泥鳅，地里的包谷、黄豆、茄子、苦瓜，仓里的米糠、粉条、面条，锅里的煎饼、耳糕、糖撒、粑粑，以及山里的葡萄、梨子、桃子，都很新鲜很漂亮地摆在那里。卖猪卖羊卖鸡卖鸭以及操了一把屠刀吆喝卖肉的，则很自然地在河坝坪上忙碌。人们直了身子，弯了腰杆，站着蹲着，看货论价。挤过去，挤过来，卖一点血汗，买一点殷实，再来回走那么几遭，默审一下市场的行情。这样，便川流不息，便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使你感到空气陡然增加了热度，于繁荣中渴望恬静，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恬静。

那么，你就走出来，放眼去，对面的坡上岭上，左边的田边地角，右边的包谷林里，前面的河滩草坪，屋前屋后的拐角里，都会让你沉浸在另外一种

景致另外一种情调里。

那里有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

他们也是来赶场的，但赶的却是春情场、相爱场、风月场。因为是在角落边沿，因为是在市场的外围，这便有了很好很美的名字——边边场。

他们也的的确确在市场上转了几回的。有的从家来时，也带了一点山货杂货来这里卖，但却只那么一会儿，他们就以最低价卖了。或打一个动听的谎子，托给熟人朋友，走了。一个在前面的岔路口等了，一个就踩着节拍在后面赶来。胆大的，肩靠肩在场上逛上几圈，胆小的，则避着熟人，远远地跟着。

天的远方，柔和的太阳格外温暖，选一棵古老的大枫树坐了，面对面地什么也不想，就说这枫树好大，这枫叶好红，一片一片的，如某个人的红唇。那妹子就倏地飞了两片红晕恨你骂你，说你是最坏的男人，手却不由自主地伸出来，接住你伸出的双手，然后流着泪水，颤抖着倒进你的怀里。用不着说你爱他，也不要说你娶她，只要这么静静地靠着你的胸膛坐上半晌，她就会每场必来，用她的柔情和美丽为你编写童话。

枫树的脚下，是一条常年不衰的小溪。青青的水草，紫红的卵石，都沐浴着水的清澈与透亮。沿溪沿水，不时有一块几块灰亮光滑的石板，一端斜靠着岸，一端插入水中，这是附近的人用以搓洗衣服的。平时，男人女人们都来这溪边，洗洗涮涮，抹抹身子，今天却只属于一对对的男女了。那些男女们正在岩板上坐着，赤了脚，挽了裤管，在水中浸润晃荡。女的先是取一条毛巾，洗手洗脸，再以水为镜，照照头发，照照眉脸，照照此时的喜悦与心事。当一双男人的眼睛也很明晰地映进水中盯着她望时，她便捧一捧清水，一滴滴极为温柔地灌进他的脖子，然后，任他的双手有力的拥抱着，承受一个女子应该享有的抚慰与狂吻。你不要以为这是在光天化日下的，妙就妙在那把阳伞，当他们把阳伞在头顶上打开时，你就只知道一男一女的存在，却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小动作。

于是你就不好意思，顺着小溪往上走去，一个山洞于溪的尽头站着，披挂长长的藤蔓、长长的绿意。这水从洞中来，风也一样，凉凉的、湿漉漉的，比任何地方都心旷神怡。一个个木桶就在洞外摆着，桶里长满豆芽菜，水灵灵的、鲜嫩嫩的，是灿灿的黄色。于是你就想买，围着齐乎乎的豆芽菜转。可你绝对想不到，这里竟然也有这么一对！那男的仰天躺着，看天看云看鸟

看女人娇好的身影，女的则坐在男人的腿上，一次次抚摸男人的胸肌，捻数男人的胸毛，缓缓地、温柔地，让你眼热得恨不得把那男的赶走。

不过，要是你去河边那群美丽的女子中，对你看中的某个女子说一声：“跟我去赶场，好么？”说不定她会瞟同伴一眼，害羞地歪起头来，捻着辫子一笑，跟你就走。你就可以牵着她的小手，走进森林，走进神话般的传说。

所以，不认识不要紧。

所以，没有朋友不要紧。

所以，孤独寂寞不要紧。

五天一场，你来赶就是。那三五成群的妹子，都在河坝坪坐着，看一河的清亮，听一河的喧哗。随便你是怎样的一个男子，只要你从她们面前走过，她们都会立即静了，转过头来看你，正了头来看你，又转过头去看你，一排竹鸡似的，都睁着眼、昂着头，都对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好像你正吹着木叶，那愉悦的曲子实在让她们心跳！

太阳偏西而去，有了凉凉的浓荫，有了徐徐的山风，有了一种说不出味道的快乐。包谷林里青青枝叶在风中呼呼地飘，硕长的秆儿也在风中，一山一层一波，有如绿水荡漾。那晚霞一片片地被起伏的枝叶割成千万种美丽，遮挡回去，泄漏下来，又遮挡回去。于是有人迷醉地站了起来，一步步钻进这幅不着底色的风景画，让你感慨这个民族的浪漫，感慨这种民情的醇香，感慨这民风如歌如水的纯清美丽。于是你欣然约好了：再来湘西，再来集镇，再来这田边地头，赶一回如诗如幻的——边边场。

跳舞的手

词 条：社巴节

社巴节,有的叫调年。湘西土家族地区最隆重的节日。社巴为土家族语,意为敬神跳。敬的神是土家族祖先八部大王,跳的是社巴舞。社巴舞最大的特点是摆同边手,所以也叫摆手舞。古丈县断龙乡田家洞是每年农历二月五戌社巴日时跳。其他地区土家族从正月初三到正月十五跳。跳舞的地方是各村寨的土王庙,也叫摆手堂。

大喜的日子到了唉,土家山寨好闹热,摆手歌儿唱起来,摆手舞儿跳起来,盘咚盘,哟嘞吡!

——摘自土家族古歌《摆手歌》

这样的時候,正是我们的双手跳舞的时候,几千乃至上万双结满了民谣和音乐的手,都聚拢在摆手堂上,静候着几十杆铳炮鸣响。一面硕大的、足以站上多人的牛皮鼓,架在摆手堂的中央,鼓手,捆着红腰带,包着蓝丝帕,光着脊梁骨,等待手起槌落。当那个受人爱戴的乡亲宣布摆手开始时,铳响了,鼓响了。几千乃至上万的手,像是千万瓣一夜竟放的花叶,从挨山擦水的峡谷边突兀而来,抵达桃花满树的摆手堂。

大摆。小摆。

单摆。双摆。

前摆。后摆。

左摆。右摆。

摆成一朵花,花就艳艳的开了。

摆成一条河,河就汤汤的流了。

摆成一座山，山就漫漫的绿了。

摆成一片云，云就朗朗的飘了。

摆成一只鸟，鸟就叽叽的飞了。

一个甚至几个土家寨子的百人、千人乃至万人，都这么围成一个圆圈，摆动双手，蹁跹进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简单而原始的舞(唯其简单而原始才显现一种质朴的光华和艺术生命)，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庞大而壮阔的舞(唯其庞大而壮阔才往往使人激动得流泪)，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手，就在一面鼓声的指挥下，浩浩荡荡、朴朴实实的摆跳。前面说过，鼓架在摆手堂的中央，但鼓声都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厚重，坚硬，浑闷，插满了断剑残戟，弥漫着铁蹄和硝烟。山顶和云层，都被鼓声一一掠过。这舞，本就有一场是描写战争的。祖先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用大刀、长矛、木棍、斧锯，左冲右杀，赶走了那些凶恶的敌人。现在，那些故事远走了，而土路与森林所隐伏的情节，却一代讲给一代的传了下来。这些跳舞的手，仿佛刚从战场上归来，把马拴在草地一角，去看望那些在战争中走散或死亡的兄弟。胜利的鼓声，把灾难送远。

端坐在和平的花园，这些跳舞的手边跳边唱，唱张古佬制天，李古佬制地、依窝阿巴做人，唱先祖们谋求生存的顽强精神。歌声说，我们的祖先是来自很远的地方来的，那时候，为了躲避瘟疫，他们扶老携幼，流离迁徙，走过麂子走过的路，攀过猴子攀过的山，跨过螃蟹爬过的沟，踩过鲤鱼跳过的滩，拐棍拄断了99根，草鞋穿烂了99双，饿了吃顿野果，渴了喝口凉水，看到水草肥美的地方，一部分人留下来了，安家；看到林深路平的地方，又一部分人留下来了，安家。就这样，不论山坡界顶、平地河谷，凡是能生存活命的地方，祖先们一拨一拨地留了下来，开荒种地，成家立业。一个个寨子就这样形成了，一个个村庄就这样形成了，我们的民族就这样繁衍壮大，生生不息了。

透过摆跳的手，春雷与惊蛰拂了过来，清明与谷雨拂了过来，端午、中秋、重阳和年关拂了过来，这些采篱摆跳的手，时时都握着节日的亲愁，于山坡上远远地打望游子孑然的背影。我们由此想起母亲在黑暗的夜晚挑亮一盏豆灯，给我们缝补衣衫，包裹我们冷冷的日子；想起病中呻吟时，父亲端一碗药来，手在我们的额头，把痛苦抚慰得平平整整；想起我们的恋人正贴着墙根，剪一屋子窗花，贴在我们的心上；想起父亲母亲去世时，是哥哥姐姐的

手,吃苦耐劳,把我们从年幼的童年送到青壮年的旅程。这舞从劳动中捡来,所以,舞蹈的语汇是劳动的场景,劳动的意义,比如春种秋收,比如打猎捕鱼,比如砍柴推磨等等,都是舞之美丽与灵魂。那些走动的牛羊,疯长的庄稼,跳跃的鱼虾,野生的植物,都是舞蹈的语言之一,并且质地优良,长势良好。此刻,这些跳舞的手里,正握着一把把种子,从这到那的撒下去,顷刻间,庄稼顺着掌纹生长而来,菁荣茂盛。稻子抽穗。油菜开花。麦子转黄。豌豆结荚。还有果园,一派丰硕。母亲提着一篮子饭,走向向阳的坡地,那里,野花环抱的深处,父亲青筋突露的手,正在麦地里劳作。风在舞蹈。麦子在长。父亲打着口哨,抹汗歌唱。

那些花朵是从这些手里开出来的,花朵的明艳在手里摇晃。

那些清水是从这些手里流出来的,水的清越在手里滴滴。

那些炊烟是从这些手里升起的,炊烟的饭香在手里滑翔。

无论怎样的物质与粮食,都是手紧贴着泥土的胸脯创造的,其实,手本身就是一方肥沃的泥土,千辛万苦地养育我们及子孙。

一群拖儿带女的牛羊,正站在坡上、草地和河边,感动地凝望这些跳舞的手。它们知道,是这些跳舞的手,牵着它们走上走下,给它们饭,给它们家,把它们养得膘肥体壮。它们知道这跳舞的手如何在风里雨里和狗日的伏天守护它们可能被盜可能失去的生命,知道这些手如何半夜起床为它们添草加料、打紧拦栅。当这些手温情地抚摸它们的躯体梳理它们的鬃毛时,它们感到了人间的友爱与温馨,尽管它们知道某一天会在这些手下突然消亡。但它们得到了这些手和手上的阳光。因此它们也怀了一种温和的敬意,忠实地为这些手昂首歌唱或撒蹄鼓掌。

它们是这些手的朋友,它们应该是忠实的观众,它们应该为这些手感动得落泪。

这的确是令人感动落泪的手啦!这些手,从一生下来,就学习劳动与生活,并在劳动与生活中不断创造、愈发不朽。是这些手创造了家园又保卫了家园、创造了后代又保卫了后代,是这些手在我们最艰难困苦时铺成路搭成桥,让我们走往了幸福与美满。那些通往家园与幸福的路,与其说是脚踩出来的,不如说是手开出来的。手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些手,布满了江河溪流,莽莽群山。这些手长满了智慧和思想。这些手是物理的,也是化学的。这些手是肉质的,也是铁打的。这些手

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整个人类与世界都在这些手里生长、繁衍、变化、发展和进步。这些手,不会以人血染红顶子,不会别有用心地拍达官贵人的马屁,不会打砸偷抢、损公肥私,不会钩心斗角、追名逐利。它们只会匡扶正义,剪除邪恶,只会捧出一颗亮得让人羞愧感动的心呈予世人。那些肮脏得不能再肮脏的手,与这些手相比时,只是对这些手的污辱。即便那些受人爱戴代代传颂的我们领袖的手,也因此显得无比朴素和平易。领袖的手本就是劳动的手,血肉与这些跳舞的手生死相依,命运与这些跳舞的手紧密相连。当他们耕耘播种时,是这些跳舞的手给了他们天空与土地;当他们指点江山翻卷史书时,是这些跳舞的手在创造江山、书写历史。这些跳舞的手,曾用独轮车推出中国革命的衣食住行,用枪杆子打出中国革命的和平宁静。端一碗血汗融成的水啦,手,清洗和医治着我们民族的伤口。

那么,爹、娘、哥、姐,当你们跳完我们民族的这种名叫“摆手舞”的舞蹈而走下摆手堂时,请让我摸一摸你们那浸满乡音、拂动乡愁且伟大永生的手。

祖先歌舞

词 条：茅古斯

茅古斯，是湘西土家族地区最原始的舞蹈。跳时，全身赤裸，披以稻草，手握稻草扎的草棒。这草棒是男人身上的精灵，是无所不能的神棒。整个舞蹈的道具就是它。舞蹈分为刀砍火烧、耕耘播种、围猎赶仗、扫瘟抢亲、调年盘歌、丰收喜庆等等场景，粗犷豪放，是土家人民的一部农事史诗，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

现在，我的祖先从头至脚披着稻草载歌载舞了，他们都在这古歌古舞里向我讲述祖先、讲述故乡、讲述劳动、讲述那场剪得断脐带割不掉脐眼的铭心镂骨的历史传说。

因为一场战争，为了一种乐园，我的祖先赤裸着双足，跋山、涉水、茹毛、饮血，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片不知生了我多少祖辈又养了我多少祖辈的湘西山地，给我们开创和留下了这样平和温柔的家。天地乃万象之灵，五谷乃万物之首，我的祖先便以歌以舞以最为上等的供品祭天祭地祭五谷神。五谷神笑了，就风调雨顺；五谷神不笑，就灾荒连年。因此，我的祖先赤裸身子，束以稻草或麦秸、小米秆等任何一种五谷杂粮，开始起跳。从正月初一跳跳到正月十五，从今年跳到明年，世世代代，万古流传。

这是描摹五谷生产的农事歌舞。

这是展示田园生活的绚丽画卷。

这是古朴而又古朴、原始而又原始、粗犷而又粗犷的民族古符。

隆隆的鼓声里，我的祖先依次出场，开始与自然相亲、与泥土相爱。一排排长长的砂刀砍下去，一片片荆棘败退下来。一排排长长的棍尖戳下去，一片片荒地开垦出来。刀耕啦、火种啦。必然有一堆堆的山火烧起来。不知道是冬天还是三月，反正我的祖先早就磨亮了砂刀，等待收割八月九月抑

或十月。横亘在四周的山脉出神的凝望着，流淌在山际的河流静静的倾听着，在一群祖先砍着、挖着、烧着的时候，有一头牛一张犁随着我的祖先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写诗，在诗句里沉重地配画。面对季节和泥土，我祖先的汗水一串串地潜淌，使新耕的土地又溽又亮，丛生着光芒。人与土地的呼吸同样湿热。

阳光被感召着泼了下来，舔舐着祖先黧黑的背；行雨被感召着洒了下来，溜揉着祖先黧黑的背。雨霁后的彩虹从山的这头与那头升起来了，架起一道五彩斑斓的美丽。我的祖先就躬耕在这阳光里、行雨中、虹影间，播种在这阳光里、行雨中、虹影间。稻谷撒下去，稻谷就长出来；包谷撒下来，包谷就长出来；麦子、小米、黄豆、绿豆等五谷杂粮撒下去，五谷杂粮就长出来。春天的花朵、春天的鸟声、春天的景色，也全都竞相长了出来，插进田野。我的祖先穿行在五谷之中，五谷啃咬土地的声音从脚下丝丝冒出。五谷的枝叶轻轻拂抚着祖先的脸，躯干轻轻碰触着祖先的身子，我的祖先也就在薅草、上肥时听到了岁月拔节成熟的声音，听到了庄稼呼唤阳光、阳光呼唤秋天、秋天呼唤成熟的声音。这是祖先最为高兴的婴儿啼哭般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我的祖先皆咧嘴笑了，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瓦蓝的天。腰杆挺直的远方，是被他们开垦出来的另一座山和另一片庄稼。

就这样，一座座荒山硬是被祖先的肩膀挤开，留出了这一望无垠的田园、土地和家居。开镰的日子，就是祖先最苦、最甜的日子，丁丁崩崩，圪圪梁梁，都有祖先的头影和脊背在五谷间起伏。而这时，总有一支无字的歌符射向天空，落入土地。什么也不好表达，他们只有用这齐崭崭的喊声赞美丰收，歌唱土地。“呜呼呼！”“呜呼呼！”“呜呼呼！”

然后就想象冬天，想象腊月，就在雪地里围猎赶仗。我扮演黄牛水牛的那位祖先，此时又披了一身灰毛兽皮扮成猎物，在猎人的围追堵截中东奔西突。通往山界的羊肠路上，祖先每一把油光滑亮的长矛，就是一个严实的守望哨，埋伏在各个路垭路岔边的，是祖先们的猎狗猎枪。在祖先排山倒海的围猎声中，野猪踱着方步从山林里跑来，成了祖先手中温顺的家畜。野鸡亮着尾羽从草地蹦出来，成了祖先笼中温顺的家禽。还有麝，还有虎，还有鹿，还有许许多多的珍禽异兽都排着队伍一一奔来，亲触着祖先暖暖的肌肤。我的祖先就是这样的勇敢、这样的能干、这样的战胜和驯服自然的一切。

在这战胜和驯服的过程里，祖先的经验丰富起来，祖先的道路宽广起来，祖先的天地高远起来，祖先的形象也就完美、高大起来。他们笑了，拿起扫帚扫瘟殃死气！扫！把三病两痛扫出去，把平平安安扫进来；扫！把鸡瘟猪瘟扫出去，把六畜兴旺扫进来；扫！把饥荒灾荒扫出去，把五谷丰登扫进来；扫！把愚昧贫穷扫出去，把文明富裕扫进来。

为了理解爱情和生活，在五谷萧萧的香风中，我的祖先盘腿而坐，想念起某个地方的某个女人。那女人是世上最温柔的、最美丽的，是能生儿育女、能下地干活的。头上南瓜花开得黄灿灿，眼中的光芒射得晶亮亮，嘴角的笑意抵得妩媚媚。因此，就更天生丽质，更满足和刺激我的祖先，逼着我的祖先蜂拥而上，把她抢来，做压寨夫人。

阳光虽然辛苦地在祖先的掌上结成了粗茧，而他们的子孙却因此繁衍起来，他们免不了要对着五谷神打一木槽一木槽的糯米粑，喝一竹筒一竹筒的包谷烧，唱一千首一万首的盘歌，表表情意、欢庆年节。

桃花源桃花源/桃花源里好耕田/田边有我好土地/土地是我好家园/家园结出五谷籽/五谷满仓好过年。

由此，我的祖先依次退场，祖先的歌舞徐徐落幕。祖先生存与奋斗的全部过程和意义，就这么浓缩在这耕耘播种、收获喜庆的一招一式、一节一拍、一场一景。为了生存，我的祖先就是这样的追求美好；为了子孙，我的祖先就是这样的不懈奋斗。在这歌舞的昭示和寓意里，不仅仅是祖先留下的五谷、丰收、家园，还有信念、意志及泥土与汗水淬打的坚强性格。是祖先创造了历史又抒写了历史，是祖先创造了我们又改造了我们。我们应为祖先骄傲。而当我们被这歌舞刺得眸子生痛、流出热泪、洒下敬意时，我们无言以报，只能再把这种歌舞跳一次、唱一次，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当我们都这么乘着火车、汽车来感受我们共同拥有的故土和乡情时，我们的祖先也早已穿越世纪。

他们嘴里的树叶，已变成了我们口中的茶叶。他们子子孙孙的日子，已不再是民族迁徙时的那种日子。